

岁末随想

□上海 陈传荣

中国人过日子，向来是重两端轻中间的。一年下来，哪怕当中的日子过得再潦草，两端的日子大都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两端，又以岁末为重。

记得童年时代在老家，在一年当中的绝大部分日子里，村民们都是粗茶淡饭填饱肚皮算数，可一到年终岁末，就大为不同了。猪头三牲、鸡鸭鱼肉，家家都早早地一一备妥了，哪怕再贫穷的人家，都要想方设法将岁末的日子打发得好一些。此外更有乡里小儿，如对某某人不信任，必对对方嗤之以鼻：“听你的话，年都要错过！”意即什么都会错。可见，过年之重由大及小，很是深入人心的。

及至后来到了城市，进了单位，发现情况亦大抵如此。虽说在吃喝方面，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大多不如先前那般看重了，但有道是此消彼长，随之而来另一类重要问题，如岁末评比、岁末总结等又摆在了

人们的面前。

与人们先前重视的饮食问题相比，这些年末问题的重要性一点也不差，有的地方甚至有有过之而无不及。认识一位跑新闻的同道，每年岁末打电话与之联系，他总要大叹苦经说忙。问忙些啥，答曰忙开会。还认识一位统计员，每年岁末的几天里，他老兄的双眼总要熬得通红通红。让人甚感奇怪的是，这两位朋友平时给我的印象是非常之清闲，怎么一到岁末就马不停蹄地忙了起来了呢？

说难理解，其实也不难理解。两位朋友皆受命于人，每年的年终岁末，各行各业、各机关、各部门，总想将自己一年来的功劳成绩之类一一加以总结。别小看这些，不少人的仕途、奖金、荣誉等等都与此息息相关。而作为工作在与此相关岗位上的朋友们，岁末大忙，当然就不足为奇了。

这些年来，自己其实也非常看重岁末的日子，并且也

未能免俗地喜欢来个年终总结之类的。比方说，每年的年底，自己都要统计一下一年来写了多少篇文章，字数多少，发表了多少篇等等。之所以对岁末的日子看得很重，主要是看重这年终的统计，而看重这统计，主要是觉得自己可以从中得到鼓励与褒奖。虽说这鼓励与褒奖只不过是些自我安慰，但人嘛，有些小小的成绩就容易陶醉。

在这方面，让人十分佩服鲁迅。记得上世纪三十年代一次年终，有家报社约请鲁迅先生写一篇关于如何过年的文章。先生的文章写得异常平常，并未提及什么总结、目标、决心之类的，也就是说，先生的文章做得一点“年味”都没有。照先生的意思，这过年的日子与平常所过日子并无二致，该干嘛仍旧干嘛，没必要搞得那般兴师动众郑重其事。

鲁迅，大儒也。惜乎现如今如先生这般的人物已是罕有了！

远去的是乡村

□宝鸡 毛伟涛

周末带着妻女回老家看望父母，又一次回到那个生我养我的小村子，去感受乡村的安宁和美好，体会深沉真切的爱与包容，也去回首那一曲曲父辈们的辛劳与奋进之歌。黄昏的时候，看着漫天的云霞被夕阳的余晖渲染灿烂至极，突然想到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晚霞的灿烂是否真的昭示一段美好的结束、一段记忆的淡忘？我有些感伤。于是我和家人说：“我出去走走，一会儿就回来”。

我独自来到乡间的小路上，那是一条世代农人留下串串足迹的小路，是一条属于质朴和坦诚的小路。路边满是被秋风无情吹落的枯黄，它们安静地躺在那里。漫步在熟悉的小路，不由得想起儿时下雨天的泥泞，想起童年放学后与伙伴的嬉戏打闹，想起父母佝偻着身躯，拉着架子车将一年的收成运送回家，也想起那无数次的远行与归来。如今，当年的土路早已变成了水泥路，然而却少了几分温暖和热情，多了几分生硬和冷淡。

村头的大槐树和青石板依旧守护着乡村的春华秋实，岁月变迁。仿佛还能看到手拿长长的烟袋，盘着腿坐在青石上的刘大爷，声情并茂地给围在身边的小孩讲那百听不厌的故事。皇帝与平民、地主与长工、灵蛇报恩，虽大多是因果报应之类，迷信色彩极浓。但我们依然听得如痴如醉，渐渐长大后，我们才明白那些故事都是教我们与人为善，明辨是非，比起如今有些冗长无聊的道德说教，要真切很多。

旷野中，放眼望去荒凉而孤寂，枯败的野花也早已失去与寒冷抗衡的勇气。水冷草枯的景象，又一次让我感受到了寂寥和落寞。回想起儿时的玩伴早已天各一方，往事不由得浮上心头，我们一起收花生、一起挖山芋、一起偷西瓜、一起在浑浊的池塘里游泳。更难忘的是遇到村子里放电影，不到天黑，我们早已四处奔忙，高一声、低一声地在村头叫人，叫伙伴，叫大人。有眼尖手快的，早早探到了电影名，赶紧跑回伙伴群报告。最喜欢宽银幕、武打片，霍元甲、少林寺，那些电影名在脑海里早已生了根。可是如今却物是人非，只有我站在无人的空旷中与枯草一起，任凭风吹，任凭时光流逝。但是我相信时光会磨损记忆，但磨损不了儿时的纯真和永恒的爱。

村外无垠的田野在秋风中默默注视着乡村，见证着乡村的发展。一看到田地，锄头、镰刀、架子车、箩筐、弯犁、铁杈这些被父辈们无数次紧握的农具又会在脑海浮现，把我带到那些忙碌的日子。曾被田地哺育的小麦、玉米、青菜、大豆、辣椒、花生、萝卜又一次召唤我回首父辈的人生历程。父辈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把辛勤和汗水留给土地，把希望和甜美送给子女。一次次、一趟趟将种子撒向大地，又一次次、一趟趟将丰收载回家中。勤劳朴实的他们相信：土地是不会亏待为之辛苦付出的农人。土地无言，但无论时光如何流逝，春秋如何更替。土地与父辈们的根系相连，无论走多远，都无法割舍情怀。

远远看见一缕缠绵的炊烟从农家袅袅升起，与夕阳、晚霞、轻风溶在一起。在那淡蓝色的炊烟中，我看到了满满的人间气息，看到了朴素、温暖和芳香。我知道该回去了，可是我能回去吗？我想起无论是乡间的小路、刘爷的故事、儿时的玩伴，还是丰收的土地都与我渐渐渐远。我生活在钢筋混凝土的包围之中，生活在车水马龙之间，生活在繁荣与忙碌之间。我不甘，我不想淡忘生我养我、父辈流下汗水的乡村。我还想感受绿色的惬意、自由的气息，宁静的轻松、真诚的人和简单的事。

我相信，远去的是乡村，永恒的却是爱与勤劳。

我在合肥一中校区半日游

□合肥 刘湛秋

由于年老，加上体弱多病，远行是不大可能了，但内心热乎乎的，想动，也就是说，想出门旅行了，妻子许德珍提议，推我就近去校区看看，正合我意，欣然出行。也是幸运，妻和前夫的孩子今夏考取了合肥一中，相当于过去中举人的地方。这里，气势恢弘，风水极佳，又宁静优雅，适合学子深造，据说，仅高一一级，就有近两千人，可见人才已如流水般涌出，如此接班，祖国复兴有望。我们在旁边滨湖名阁小区租下了住房，从阳台南窗可看到孩子的课堂和寝室的位置。

妻推我停在小区健身房做了几下活动后，便又将我推出南门上长沙路，我们贴着马路，在校区人行道上前行。妻告诉我，在右手围栏内便是校区了。这里绿树葱，花香阵阵，尤其是桂花，赶上了农历八月，正是撒欢时候。据说，桂花在合肥种的最多，应接近市花，但市花是白玉兰，我想，它们可以PK一下，也许，合肥该简称桂城了，我吸着桂花的气息，深感中国人丰收节的喜悦。旁边马路上，停满了各种私家车，这既表明了今日中国人的富裕，又衬托着幽深与宁静。一路上我未见到几个行人，只有个别环卫工在清

扫落叶，宁静中反让我感到鸟语花香，越发清甜。妻告诉我，右边围栏内是一中体育场。妻还指我看掩在绿树中的教学楼，可以想象，其图书馆与实验室是何等精美，一中给学子提供了深造的新天地。又前行几十米吧，过一座桥，桥下有小河更有潺潺流水，顺一中绕行，自然也成了一中的护校河。岸边，还修建了蜿蜒的小路和亭院，供学生和情侣散步、聊天、读书的好去处。

妻忙于照相与感叹鸟语花香，我却游兴阑珊，她说前面就是徽州大道。我突然发现路边一棵树枝头开着一朵红艳艳未被伤害的花在秋风中摇曳，妻说是石榴花，啊，人行道边竟然夹栽了些石榴树，还胆大到开花结果，可见人们对大自然何等爱护与重视。徽州大道，果然不同寻常，气象万千，它几乎纵贯了合肥全城，中间四车道，但不闻吵闹声，更无喇叭叫。安徽宜人，宜人安徽。安徽，徽安也！

妻忙于拍照，拍视频，我从不爱留影，也省却了一些麻烦。一路上，我想着“国家兴，教育兴”，“少年强，国家强”的道理，并为“我是中国人，更是安徽人”而骄傲！

回家

□合肥 葵花

1977年初春，在我的家乡，肥西县和寿县交界的一个乡村，不知缘何谣言四起——唐山地震后要重建了，因为我们乡太穷，人多地少，所以要从我们乡迁一大批青壮年过去。至于怎么迁，迁哪些人去，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大多数人认为是抽签，抽到谁谁去，大家很是惶恐。那时没有进城打工这个词，人们不肯轻易背井离乡，除非万不得已，再穷也是自己的家乡好。当然，更怕的是有可能造成妻离子散。所以，很多人家都想办法迁到邻近有亲戚的乡镇去。我的外婆得了很严重的眼疾，几乎快要失明。外婆唯一的儿子小时候活活饿死了，现在她想到自己最聪明能干的女儿，我的母亲，有可能被迁到一个遥远的地震过的地方去，便打定主意要我们举家搬过来与她一起生活。父母便以照顾即将失明的外婆为名，托关系将户口迁到外婆家。后来，虽然事实证明了那些传言纯属子虚乌有，但我们还是一直和外婆住在一起。

搬家的时候，父亲举目四望，发现能带走的只有一根扁担和两只稻箩。祖母早已去世，我们搬走后，爷爷就孤苦一人了。母亲用一个方块围巾打成包袱，里面包着几件衣服，父亲用扁担挑着两只稻箩，就搬家了。当然，稻箩里装的两个小东西还是比较值钱的，一个是我哥哥，一个是我。那年哥哥五岁我三岁。

每年正月，父母都要带着我们兄妹回去看望爷爷。我们天没亮就起床，母亲做蛋炒饭，嘱咐我们撑得饱饱的，因为要走到日头偏西才能到爷爷家。记忆中那是一段充满愉悦的路程。父母常常讲我们：“好好走路，不要蹦蹦跳跳的。路远着呢，不好好走等到

半路上就走不动了。”小路弯弯曲曲，一路上衰草枯杨。可我们就是很开心，就是要蹦蹦跳跳地走。后来，回老家路变成了石子路，家里有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父亲每年清明前一天独自骑车回去一次，给祖母和曾祖父母上坟，正月初二包一辆面包车带我们回去。可是，稍稍长大的我们却不那么喜欢回去了，觉得年年如此没什么意思，小孩子幼稚才喜欢走亲戚呢。陪父亲回去，似乎成了一件想推脱又不好推脱的事情。

我上初一那年，爷爷去世了，老家就只剩表姑奶奶一家亲戚。我以为今后不用陪父亲回老家了，心里松了一口气。然而，父亲把表姑奶奶家当成自己的老家，坚持每年回去两次。路上有熟人问父亲到哪儿去，父亲总是说“回老家”，而不是说“去表姑家”。

转眼间，我们兄妹三人都在合肥买房安家了。正月里有很多重要的亲戚朋友要走访，没有时间陪父亲回老家。清明好不容易放一天假，常常是带孩子出去玩。时间轻轻一闪，已经好几年没陪父亲回老家了。后来，外婆去世了。再后来外公也去世了。

那一年清明，我们兄妹三人陪父亲回去上坟。父亲在和表姑奶奶聊天时很伤感地说：“我老了，跑不动了。往后孩子们恐怕不愿意回来了。”我们兄妹正在说笑，听了父亲的话，陡然地静默下来。清明时节的风还是有点清冷，父亲扶着表姑奶奶慢慢地往屋里走。父亲的行动和表姑奶奶一样迟缓、僵硬。父亲老了！我忽然一阵心酸。那一天我们决定，今后不管多忙，一定要多回家看望父母，每年清明都要陪父亲回老家。即使所有的亲人都已走进了坟墓，这儿还是父亲的家。

如今，回老家路变成了宽阔的柏油路。